

沈从文与 近代湘西军人政治

罗维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沈从文与 近代湘西军人政治

罗维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与近代湘西军人政治/罗维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9. 11

ISBN 978-7-5426-6622-2

I. ①沈… II. ①罗… III. ①沈从文(1902—1988)—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9454 号

沈从文与近代湘西军人政治

著 者 / 罗 维

责任编辑 / 殷亚平

装帧设计 / 汪要军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王凌霄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0) 中国上海市漕溪北路 331 号 A 座 6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40

印 刷 / 上海惠敦印务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50 千字

印 张 / 15.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6622-2/K·517

定 价 / 5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3779028

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

——沈从文

鸾鸟凤凰，日以远兮。

——《楚辞·涉江》

序

湘西匪事一直是一个话题，因而也一直是一个噱头，仿佛成为写湘西绕不过去的坎。悲哀的是这个话题形成的意象总是与暴力相关：嗜血成性，鲁莽野蛮，桀逆横暴，无恶不作成为基本标配。

世界果真就是这样意识形态化的单色呈现吗？

其实不然。世界的复杂性就在于任何一件事都很难单色描摹。湘西“匪事”也莫不如此。正因为如此，一位精雅而侠义的女博士才会隔一百年时空，敢对一位统领湘西二十多年的湘西王喊爱：

“如果回到一百年前，我也会拿命去爱上这个侠骨柔情的湘西男儿！”

在“娘炮”横行的时代，这话的确振聋发聩！

这爱绝对不是一般男女之间那份卿卿我我的爱，而是对一种起于苍茫山水之间，吞山纳海而霸气飞扬、壮怀激烈的人生态度的一份钦崇和敬爱。

于是，在她研究视域里，湘西、箢军、土匪、田心恕、熊希龄、陈渠珍乃至沈从文、黄永玉等等，都成为关键词。在2007年的博士论文选题中，她就关注了“土匪”这个话题。我们都知道，对一般女孩来说，大部分喜欢的是“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青涩之情，对使枪弄棒感兴趣的凤毛麟角。秋瑾时代早已过去，当下，一眼望去，雄灭

而雌起,难得如今居然还有人,特别是女人对雄心霸气不仅倾心仰慕,而且倾毕生精力关注这个话题、关注这些群体,这就显得特别难得。

“土匪”这个概念已经成了她研究的聚焦点。到2012年,她又出版《湘西王陈渠珍》。在这部著作里,她在查阅大量资料的前提下,像现象学那样,将一些既定概念悬置起来,用心和情感贴近材料,贴近当事人的心扉和他的言行举止,贴近中国近代社会现实和湘西事实,斟酌、比较、分析、判断,然后写出了符合基本事实的,有血有肉的陈渠珍。正是经过自己的深入研究,她喊出了“如果回到一百年前,我也会拿命来爱这个湘西男人!”

这次,这位侠女又把一本新著《沈从文与近代湘西军人政治》草稿交给我,语词恳切地请我写点什么。侠女做事干净利落,我也不装模作样玩矜持。都是爽快人,写就写,又不是杀人。

在沈从文研究中,不乏有人写到他早期军旅生活对他一生的重大影响,但是还没有人像罗维这样,以专书形态系统地将湘西军人政治生活中的主要人物以及受这种军人政治浸染最深的湘西文化精神,与沈从文心智成长、意志锤炼和爱恨基因的深厚关系加以厘清,让我们对沈从文和他的文学世界的理解多了一个角度、一分认识,对他的美学观念和文学主张有了更深入的体味和感知。

像福克纳为世界奉献了“约克纳帕塔法县”这个文学意象一样,沈从文为世界奉献了“湘西想象”“湘西审美”“湘西传奇”和“湘西人物”。在中国还难以找到像他这样系统生动和个性鲜明地把故乡牢牢地建筑在文学世界里,使之成为世界文学一种地域意象典范的作家。正因为是地域性的,它的独特性甚至超出一般人的知识和感觉范围,以至于才出现对他的独创性发生隔膜和误读现象,也才会有沈从文的深切悲哀:“你们能够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

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够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上个世纪和本世纪以来对沈从文的很多否定和批评，大略来自这方面的不少。

在我看来，阅读沈从文至少应该从他具体生存的历史环境和人类未来发展的高度两方面，不懂他所处的地域历史，就不可能懂他语言所包含的全部信息；不朝向人类未来应有的高度，就更不能理解沈从文的坚守、批判和热爱。不要以为世界换片很快，城头大王旗变色迅速，人类自身的心理结构和文化建构一定存在变与不变的内容。你以为沈从文作为浪漫主义最后一位诗人，只能写田园牧歌，而否定现代化进程？大错特错。他怀疑的是现代意识强行植入中国时，主流文化精英们的对策和社会现象。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思想立场。当时包括陈独秀、胡适和鲁迅这样伟大的人物，在运动之初，对传统文化都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仿佛西方文化就是疗救中国的唯一良方。这几乎形成了一个不可否定的思想潮流。而沈从文这个乡下人，却不因为崇拜这些伟大人物而跟着起哄。他以极其理性的态度，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中进行选择、甄别、摒弃和吸纳。就像被很多人指责的他在当兵时面对砍杀人头的那份冷静，在这场摧枯拉朽的思想大潮中，他冷静地在飓风毁坏的文化现场认真捡拾被冲击得七零八落的文化碎片。他绝不盲从西方文化，对那些囫圇吞枣毫无批判精神的崇洋媚外现象同样举起匕首和投枪。

就是这个沈从文，他的魅力穿越百年历史风云而依然光彩照人。那么这魅力与他的故乡有何关系？这就是这位“文学女侠”试图给我们揭示而很多批评家未深入探讨的问题。非常高兴地看到“文学女侠”在这部书中那份学术真诚和逻辑冷静。

从学术真诚看，她对沈从文本人和他的作品做了深入研究，历史资料的爬梳和湘西实地田野调查结合得非常缜密，对沈从文作品的

细读也一丝不苟,作品中各色人等都熟悉如街坊邻里的三公六婆,七姑八嫂,呼之欲出。这是研究的基本功。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位“文学女侠”对湘西不仅做到“熟悉”,简直是“融入”。她把自己这个生命个体,以“带入”的方式,超越隔岸观火那种旁观者身份,当成一个真真切切的湘西人,这样,她的双重身份使得她既能从外人更能从“自己人”角度,对湘西文化做深入透析。

读她的文字,能够分明感受到她的研究方法是在灵魂里“复现”湘西历史大场景。她不带“先验图式”走进湘西这部已经发黄的历史巨片,而是深入情景之中,随着陈渠珍的标队在雪域中跋涉,搭乘沈从文《湘行散记》描述过的上行船,在沅水中搏浪前行……百年历史中的湘西风云和风云中特立独行的湘西人物以及他们用思想和感情演绎的故事,都被她吸收进血脉和骨髓里,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这几乎和现象学胡塞尔的“还原”理论一样,坚守从自己真切感受过的现象入手进行分析判断。

从《湘西王陈渠珍》一书中,就能深刻感受到她对这片土地的熟稔和热爱。时下她的这部新著,关于沈从文的社会理想、文学底色、美学基因、人生价值和终极追求的分析,都是从最真实的现实中进行的理论萃取,是鲜活生动的具象湘西的抽象概括,因而带着历史的泥土味和生命的血腥味。由此上升到的理性概括是可信的,也是符合逻辑的。在这一点上,她的理论逻辑非常冷静。她站在当时整个中国面临的如何进入现代社会的历史大命题这个门槛上,反观一个文学家如何表达这份渴望、怀疑、批判到建构的过程。她从沈从文成长的历史情境中找寻蛛丝马迹,特别是从近代湘西军人政治这个新角度,为沈从文思想人格乃至美学精神,文学主张,找到了重要“基因”和“胚胎”。

“从军”是沈从文在文学领地登堂入室前的人生历练,没有他的

“从军”，就没有后来的“从文”。“文学女侠”从四个方面，把“从军”给沈从文带来的根本性变化分析得极为透彻。

第一个是“湘西小兵”视角。这个视角奠定了沈从文的“民间立场”。这个立场区隔士大夫立场和知识精英立场，它保持着和生活本真一样的尺度来看待人生的喜怒哀乐。这种视角平视传达出真实、宽容，没有阶级斗争学说那种“锐度”，那种把一切社会关系和阶级边界都划分得绝对明晰、对立而尖锐的方法。任何“锐度”的获得，都是用某种理论框架把生活抽象化的结果，也许接近事物本质，但却会远离生活真实。对政治家来说，这种立场或许是必须的，但是对文学家来说，生活原真才更能体现社会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第二个是“统领官”视角。这个视角奠定了沈从文对文化的热爱和对文明的向往。在沈从文第一次参加的部队里，他只看见人头、鲜血和杀戮，这一切造成了他的厌恶和麻木。直到在“统领官”陈渠珍这里，他才真正领悟到文化、文明是什么，明白或部分明白了文化、文明的价值，知道了人要有理想和追求。没有这段生活，没有统领官的楷模作用，沈从文就只能跟千百万小兵的命运一样，要么战死，要么受伤，就算活着回到家乡也不过做地方一个小人物终其一生罢了。

第三个视角是“有情”视角。这个视角奠定了沈从文对“情感”的尊崇。这种“情感”具有非功利性质，属于普遍人性立场。在他看来，历代统治阶级所主张的历史是“以政治史为中心的”，这些政治远离人间烟火，属于小集团的诉求，和百姓的喜怒哀乐关系不大，只有功利，没有情感。

沈从文“有情”的“情”是千百万老百姓的感情。对这类感情，沈从文自始至终保持着温爱。更为重要的是，沈从文的“有情”是从生命哲学的角度出发，凡有情的历史皆是“生命的历史”。他倡导“有情”，坚守“有情”，体现了对生命的景仰。从这个视角出发，可以理解

沈从文为什么能在各种政治集团之间坚守自己的独立性,其根源就基于此。

第四个视角是审美的“悲悯”视角。这个视角奠定了沈从文能够站在人类未来的高处,鸟瞰人生,对一切美好事物的追求,对一切丑恶行径的否定,对一切不能超拔现世困厄、拘泥迷途的命运的怜惜态度。在血与火的军旅生涯里,一个小兵与为官者所看到的一样,但体会感悟的角度立场完全不同。“悲悯”作为一种社会理念和审美精神,构成沈从文内心浩大宏博的心理结构。

在这本书中,很有意思的是“文学女侠”还把算军和湘军的关系进一步加以确认,从而让我们看到沈从文如此飘逸纯美的浪漫情怀,为什么没有彻底堕入超拔现实的道家行列的根本原因。那就是,湖湘文化中那份被“经世致用”加倍浓郁化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深入沈从文骨髓之中,只不过在发挥作用的时候,比一般儒家文化熏陶过的人更加从容,更加宽容,更加节制。

“文学女侠”的这本书,既可以当成一部沈从文研究的学术著作看待,亦可以当成一部文学名家思想人格成长传奇看待。其理论阐释和思想体悟结合很好,既有严谨的逻辑之美,更有故事的叙述之美。

我不知道,面对湘西陈渠珍,她已经喊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表白,面对沈从文,她该喊什么呢?

算不得序,仅为读后感。

张建永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八日

吉首大学洗石斋

目 录

序	1
导论	1
第一章 军人与士绅：近代湘西算军文化传统的形成	11
一、一支军队	11
二、一座因“另外一个意义枯荣”的小城	18
三、无算不成湘	29
四、将门之后	35
五、沈从文笔下的凤凰光复事件	38
第二章 崛起与消亡：沈从文对军人政治的批判与审思	41
一、近代湘西边地军人政治格局的形成	41
二、民初算军的再次崛起以及对湘西近代化进程的 影响	58
三、算军消亡的必然命运及沈从文对其结局的审思与 批判	67
四、楚文化与算军文化的关系	74

第三章 从军与从文：从军对沈从文文学发生的影响	90
一、获得审美观照人生的独特视角——一个湘西 小兵	92
二、获得人生转向的契机——沈从文笔下的“统领官”	102
三、获得对历史的独特认知——“有情”	119
四、形成对人生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观照方式—— “悲悯”	126
第四章 传奇与本事：沈从文的湘西军人题材作品	149
一、沈从文笔下湘西军人的世俗化图景	149
二、沈从文笔下算军的文化特点	156
三、别有意味的叙事	165
四、“边城”叙事对民国时期地方军队匪化的反映	184
五、《边城》的挽歌情怀	198
结语 一个湘西小兵的诗意还乡	205
附录：从来飞将不封侯——晚清著名算军将领田兴恕小传	215
参考文献	233
后记	236

导 论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的这句话是余英时先生在写《朱熹的历史世界》时视为指导原则的名言，也可以借用来表达本书写作的初衷。文学不是孤立的存在，对于沈从文这个一生以“乡下人”自称的作家而言尤其如此。

20 世纪 20 年代，一个在社会转型的大变局时代背景下从湘西大山里走出来的边地青年，选择了文学的道路。他要在文学中表达什么？他的文学与他的生命、他的记忆、他的思考在叠加交错中呈现的是怎样的文化意义？这远非仅从单纯的审美阐释和文本分析就可以得到结论，深刻地理解时代赋予其生命历程的历史内容才更能将其生命经验与文学创作互相融通。文学是内在的“我”的一部分，是作为存在者的沈从文对自我与世界的观照与思索的结晶，是我们走进沈从文的世界、与沈从文对话的路径。

当代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说过，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认识世界同时又认识自身”，而面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 and 探索都需要有“史观”。^①沈从文的文学作品中就有非常自觉的对自身以及对世界独特的历史

^①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398 页。

性观照,他曾说:“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①颇有认为自己这种独特的思考路径近乎“道”的自信。

体现在文体上,他的湘西题材作品往往采用介于文学书写和历史书写之间的写作方式,比如自传体、书信体以及类似于地方志和民族志的文体,而且恰恰是这类文体写作成为他文学中最为成功的作品,例如《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行书简》《湘西》等。这些作品不仅是关于民国时期湘西人事的审美表达和抒情,也是作者有意识地站在书写和记录区域性历史的角度,对另一种有别于国家历史神话的地域历史和文化的叙事建构。

这种历史性的观照角度与沈从文身处于历史转型时期下的湘西区域文化之中的个人境遇有着深刻联系。研究沈从文的著名美国学者金介甫就认为“沈从文是他所处时代的解说员”,^②即民国时期的沈从文自觉承担了让读者认识湘西人以及湘西文化的过去和现在的历史使命。

沈从文曾为自己不被时人所理解的写作目的进行自我辩护,其中便直指自己是个忠诚于自己信仰的湘西民族历史文化的记录者:“一个忠诚于自己信仰的作者,若还不缺少勇气,想把他的文字,来替他所见到的这个民族较高的智慧,完美的品德,以及其特殊社会组织,试作一种善意的记录,作品便常常不免成为一种罪恶的标志……应当还有些敢担当罪恶,为这个民族理智与德性而来有所写作的作者。”^③做“善意的记录”,而作品却常成为一种“罪恶的标志”,这种矛

① 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27页。

② [美]金介甫:《沈从文传》,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4页。

③ 沈从文:《〈凤子〉题记》,刘洪涛编:《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235—236页。

盾为何会产生呢?文中提到的“特殊社会组织”所包含的历史内涵是不应被忽视的。

他又在《〈边城〉题记》中说过:“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①也就是说,叙述和探讨湘西民族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是他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动机。

而对于这一主题的真诚探讨、对湘西世界的精神与现实层面的审视与发掘却又令沈从文的湘西书写成功地具有某种普遍性价值。包括金介甫在内的不少学者都认为他写的有关湘西作品具有广泛的象征意义。金介甫认为,沈从文写湘西的作品可以当作整个中华民族的寓言来读。^②刘洪涛则认为《边城》的文化隐喻指向一个诗意的中国形象。^③

对于伟大小说家笔下世界的创造,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有过阐释:

伟大的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的世界。^④

① 沈从文:《〈边城〉题记》,刘洪涛编:《沈从文批评文集》,广东: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233页。

② 金介甫:《沈从文与现代中国寓言》,王珞编:《沈从文评说八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第393页。

③ 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王珞编:《沈从文评说八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第438页。

④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49页。

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世界正如哈代笔下的威赛克斯、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一样,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既独特又具有现实普遍性的世界。问题在于,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怎样的寓言呢?沈从文的“边城”与陶渊明的“桃花源”,和曹雪芹的“大观园”,乃至鲁迅的“鲁镇”,这些同具有符号性质的中国文化特色的空间想象有着怎样的不同呢?

文化学表明,地缘文学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历史沿革的综合产物。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叙事、边城世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学界的热切关注,是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学界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沈从文时,多是从相对封闭和静态的地方民俗民风以及地理环境着手,其研究潜力的发掘和学术空间的拓展因此受到限制。对于区域性文学的考察往往形成了静态固定的、甚至刻板的地域文化和文学印象,而不太考虑到动态的时代因素的影响。

地域文化不是一种固态的存在,这也是文化本身的性质所决定,某一地域的文化基因固然具有稳定性,但也是历史的、流动的,在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即地域文化不仅具有空间性,也具有时间性。

由于时代变迁的历史原因或者外来文化的融入、冲突,每一个时代对于地域文化都有着内容上的增殖或者变异,不能将地域文化对于作家的影响简单地固定为某些特征。毕竟,楚国屈原的时代和民国时期沈从文的时代相比,湘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文学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时期内特定空间的文化背景和由此产生的总的精神状态对于作家个人的生活情趣、心理境界必然发生影响,从而产生这一阶段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正如严家炎先生所言:

自然条件对人和文学当然有重大的意义,尤其在初民时代。

但是,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确切地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结,透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①

我们谈论巫楚文化、傩文化、苗文化等地域文化对沈从文湘西书写的地域性影响自然是不可缺少的,但还应该关注到那些沈从文自身的具体生命活动与地域发生的关联。正是这些历史细节、具有偶然性的事件连缀成了沈从文文学的发生。

沈从文出身地为清朝苗疆边防军——箴军的驻军所在地——镇箴(即今凤凰县)。箴军在晚清时期湘军攻打太平天国战役中被征调“为王前驱”,因骁勇善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军功。一批湘西籍军官进入了清朝统治集团高层的视野,从而在凤凰当地形成了军人文化传统和地方上的尚武风气。当地的大家族多为先辈军功发迹形成。他们的儿孙继而走读书从仕的道路,又衍生出清末以来的苗疆边地士绅文化传统,其中尤以熊希龄为湘西边地士绅精英的代表人物。

沈从文的祖辈和父兄皆为箴军军人,沈从文自己青少年时期近六年的从军经历更成为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最为重要的资源,同时也为他文学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在军营生活中沈从文对于民国

① 严家炎:《区域文化: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视角》,《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第4期,第27页。